



张宇 钟馗嫁妹

(上接第4版)

老手工艺在校园中悄然生长

展览、讲座、体验课、短视频……这些年,传统技艺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,短期的活动很难转化为长期、稳定的工作状态。在被不断“看见”之后,非遗是否真正进入了日常生活?

泥人张世家尝试通过校园教育,形成更长期的影响。2012年,张宇发起“万名泥人张小传人”计划,在天津多所中小学设传习室,义务传授泥塑技艺,截至目前,13所“张宇传习室”已培养“小传人”近4000名。此外,张宇受聘于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等高校,开设的《泥人张百年技艺传承与经营实践》等选修课颇受欢迎,不仅教泥塑,也讲与非遗相关的经营管理经验。

这不是一项能快速见到回报的工作。张宇看得很明白:“校园教学可以起到一定的影响,但是不会很大。”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学几个小时,很难学得精。即使有些学生对泥塑特别感兴趣,但后来大多因为学业繁忙而未再坚持。

“但总得做点什么吧。”张宇说,“我们做这些事的初衷也不是培养专业人才,而是让大家有一个普及性的接触和交流,让传统文化融入孩子的生活。”

坚持这么多年,有时也会听到回响。

一次在商场里举办展览,开幕式结束后,一对母女来和张宇打招呼。女儿曾是海河中学的学生,中学时在传习室学了多年泥塑,非常喜欢。第二天她就要飞往英国留学,临行前在网上看到了展览信息,特意赶过来看一看。她的这份用心,让张宇既惊讶又感动。

还有一次,一群南开大学毕业生到泥人张美术馆参观。有学生之前上过张宇的课,特意告诉他,以前听他在课上讲从事文化产业的经验,当时没太在意,工作之后发现许多实际情形正与他说的相符,当初课上听来的知识,还真管用。

张宇很高兴。他想,几千个学生里,有那么一小部分人,在长大之后还记得这些课,还对泥人张有印象,“这就算是一个成功”。

期待理想的文化生态

推动泥人张融入当代教育、公共空间与大众生活,张宇期望能够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,为理想的文化生态出一份力。

在他看来,非遗的当代活化需要满足三个标准:技艺优秀,有固定的活动空间,有生计来源。“无论是在体制内,还是自己经营,还是作为业余爱好,重要的是手艺人能够有良好的生活。”

理想的文化生态,是有足够成熟的社群。社群成熟,文化就不怕失传,只有良性竞争——比谁更出色,谁更有风格。“只要你够优秀,大众就会认可。接受度越来越高,愿意购买的人越来越多,手艺人就能持续创新和进步。”



张宇 大雪有声



张宇 木兰从军

作为泥人张世家的后代,张瀚文也曾感到迷茫。高中时期,他一度想报考警校,离开了家族预设的道路。采访中,张瀚文问父亲:“那时您有没有着急担心过?”

张宇摇摇头,他不认为家长能够左右孩子的选择:“世界上无数条路都是对的,我走通的这条路,不见得我的后代都要走。”

后来张瀚文还是选择了更接近文化艺术事业的方向,考入中国美术学院。“在翻看家族过往的故事时,那种几代人共同坚守的信念,最终把我拉了回来。”

对孩子的未来发展,张宇持开放的态度。两百年前,张明山以打破陈规的勇气脱颖而出,为“泥人张”奠定了基石。传统文化的生命力,离不开守正与创新。因此,他并不希望下一代复刻经典,反而期待他们能在“泥人张”的历史之上,开辟属于自己的表达。

【采访后记】

当传统不再是唯一选项

在对谈结束之后,我反复想一个问题:如果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更多路径,传统该如何留住他们?

作为“泥人张”的第七代传承人,我从小好像就被“预设”在这条道路上。儿时,老师和长辈都期许我:长大要和你父亲一样,期待在美术馆看到你的作品。可这份沉甸甸的期待,我当时却接不住,也想不明白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坚持,那时的“坚持”,更像是身边人强加给我的责任。

高中时,我曾把目标放在刑警学院,设想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那条路同样需要付出与担当,也同样值得我全力以赴。也正是这次认真地另选一条路,让我意识到,对我们这一代青年而言,传统早已不是唯一的人生答案。

父亲那一代人接手手艺,更多是在生活里自然而然地延续,日子、生计与技艺交织在一起,几乎没有多余的选择空间。而我们这一代不一样,我们可以走进学院深造,可以转向其他行业,也可以彻底跳出家族的叙事,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
当选择变得开放,留下便不再是命运,而是一种判断。

也正因为如此,我对“坚持”这个词始终保持警惕。如果坚持只是出于身份责任,它很快会成为负担,最终会毁掉所坚持的事业;如果坚持源于现实可行性,它才可能长期成立。真正决定去留的,不是情感绑架,而是这门手艺能否成为一种稳定的工作方式,或者这门手艺是否具有让人坚持的意义。

我与传统之间的关系,不再是简单的传承或背叛,而是一次次具体选择。选择留下,从事这门手艺,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式;选择离开也不一定意味着否定,而可能是新的探索。

如果有一天我做出不同判断,那并不代表这门手艺失败。真正脆弱的传统,是只能依靠某个个体“必须承担”的传统。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,应当能够在开放环境中,经得起比较,也经得起流动。

现在传统不再是唯一选项,它反而拥有了更清晰的界限。留下来的人,不是因为别无选择,而是因为确定了坚持的价值。

或许,这才是今天我们谈“传承”时更需要面对的现实。

(张瀚文)